

GEOFFREY BLAINE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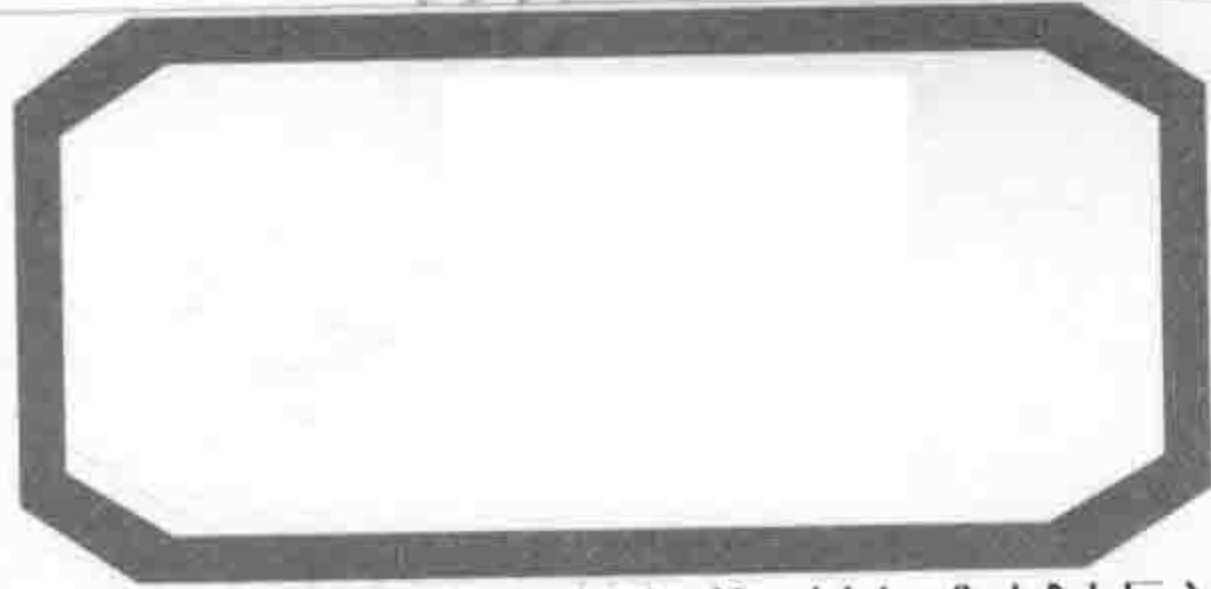
20世纪简史

从无线电到柏林墙

[澳] 杰弗里·布莱内 著

张心童 译

上海三联书店



GEOFFREY BLAINE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20 世纪简史

从无线电到柏林墙

[澳] 杰弗里·布莱内 著

张心童 译

上海三联书店

A Short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by Geoffrey Blainey

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Australia Pty Ltd.

Text copyright © Geoffrey Blainey 2005

Maps copyright © Penguin Group (Australia)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审图号：GS（2018）164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简史 / (澳)杰弗里·布莱内 (Geoffrey Blainey) 著；
张心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6（2018.9重印）

ISBN 978-7-5426-6285-9

I. ① 2… II. ①杰… ②张… III. ①世界史—20世纪
IV. ①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3136 号

20世纪简史

从无线电到柏林墙

【澳】杰弗里·布莱内 著 张心童 译

责任编辑/黄 韬

特约编辑/黄旭东

封面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龚碧函 陈基胜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9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 1168mm × 850mm 1/32

字 数 / 310千字

印 张 / 16

书 号 / ISBN 978-7-5426-6285-9 / K.461

定 价 / 5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国

imaginist

前言

我在几年前完成了一本世界史。在书中我仅星星点点地提到 20 世纪，因为 20 世纪之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今日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弥补，我写了一本关于刚刚结束的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的书。本书以叙事风格展开，让读者得以感受历史惊心动魄和前景莫测的力量。

贯穿本书的一大主题便是战争与和平：两次大规模战争和不堪一击的和平。20 世纪下半叶的和平时期里，包括铁幕落下、太空竞赛和计算机的盛行在内的很多事件，都受到之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战争只是本书的一个主题。本书也追溯了医学方面的非凡发现、汽车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女性地位的提升、绿色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对体育的狂热、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前途的变化，以及鲜有人

注意的小片段，比如居家厨房的缩小。

严格来说，20世纪是从1901年1月1日开始算起的，但一个世纪过去后，我们对年代的划分似乎不再那么精确：全世界都在2000年庆祝新世纪的诞生。至于20世纪的第一年是1900年还是1901年，我倒不是很较真儿，因而此书的开端也反映了历史难以分界的特点。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20世纪初的世界状况。第二部分着墨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诸多种种上。第三部分的叙述从多个方面切入，继续从40年代末期开始书写，并以2001年的两起戏剧性、象征性的事件作结。

对于这种叙述性历史书，某个具体事件的成因只能以寥寥几句话概括。真正的前因后果还要从故事本身看出究竟。我对事件成因的看法，在我之前的两本书中已经阐述过了：《战争的原因》剖析了战争与和平，另一本《庞大的跷跷板》试着解释为何处在跷跷板一端的思想连同这个思想阵营的所有人会不时发生倾斜。

我倾向于使用更为简练的词汇和术语：Russia（俄国）而不是the Soviet Union（苏联）¹；America（美国）而不是United States。我多处使用“西方”一词，尽管该词并非最佳说法，也越来越无法反映全貌。但用“西方”来指代那些涵盖了基督教传统和世俗主义在内的欧洲血统的国家和民族，

1 中译本在具体语境中仍译为“苏联”。（注释均为译者所加，后同。）

及其对自由民主和规范的资本主义的强调与追求，还是比较合适的。俄国在 1917 年和 1945 年的两起事件过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分道扬镳，因而“西方”一词不再指代整个欧洲。与此同时，印度、日本以及亚洲一些地区在机构组织和社会态度上更与西方趋同。

感谢那些帮助我梳理书中的叙事和假设的人。我要特别感谢 SEK 赫尔姆 QC，约翰·戴和汤姆·赫利博士，他们都是墨尔本人；还有原先任职于波士顿大学的克劳迪奥·维利斯教授。在我即将完成此书之际，他们都愿意在很短时间内对书中的章节和具体的主题给予意见，让我感激不尽。感谢布里斯班的理查德·哈根和意大利萨尔纳诺的雷蒙·弗劳沃的帮助。感谢我的妻子安和女儿安娜。还有我的编辑米里亚姆·坎内尔，感谢她眼明心细，挑出任何模糊之处。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也要特别感谢企鹅出版社的鲍勃·赛森斯与克莱尔·福斯特，他们在我著书的开始与后期阶段与我探讨本书的框架。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此特别澄清：书中任何错误，责任完全由我自己承担。

感谢帮助我搜集信息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墨尔本大学、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伦敦的科学博物馆、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还有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

杰弗里·布莱内

我的中国之旅

1966年，中国。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我这个澳大利亚人当时并未意识到，1966年的6月，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寻常的一个月，“文革”刚拉开序幕。北京市市长刚被罢职，北京城内是人山人海的抗议者，为市长的下台击掌叫好。在一些人看来，市长有望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因而他的罢职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很快这场革命便席卷学校、剧院和工作单位。红卫兵揣着他们的小红书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外国影响在这场革命中遭到批判。数以十万计的人被当众羞辱。公民中的精英销声匿迹。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翻译也摸不着头脑。恐

怕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只有猜测、希望和担忧的份儿。十三年后，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的主席再次访问中国。当我和几位中国部长聊天，告诉他们我曾在1966年到访中国时，他们吃惊地问我：“哪个月？”他们不相信，那个动荡不安的6月，我居然在中国。

我为什么访问中国？作为年轻的历史学家，我只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想要亲眼一窥究竟。但外国人不是很容易作为游客获准进入中国。哪怕是海外华人也鲜有机会。美国当然不许本国公民访问中国或与中国通商。

澳大利亚当时向中国出口大量小麦，但并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而我要等到达香港后才正式申请签证。面试我的中国官员或机构问了我一个关键的问题：去过台湾吗？倘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可能就不会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了。

我进入中国境内，乘火车一路从南到北。在广州和北京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但我提前雇了一个官方翻译、一辆很旧的东欧轿车，还有一名中国司机。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向我投来惊诧的目光，尤其是城乡劳动者。外国人在当时还很稀奇。

轿车当时也很少见。到了晚上，我们的车没有车头灯，司机要一路鸣喇叭，把如流的自行车和行人驱散到一边。哪怕在北京，大多数交通工具也是古董级别的，晚上，骆驼拉着车在那些优雅的大道上踱过。游客简直太少了，我去参观

长城的一段，还有明十三陵，这可是世界上珍贵的旅游胜地，一个外国游客也没见到，中国游客也不到 40 人。

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我都能看到怡人的乡村风光：磅礴的江河，流水灌溉的稻田，中国北方平原上收割的粮食，甚至戈壁沙漠。但城市和城镇则没那么让人兴奋。公园看起来有失打理。为数不多的咖啡馆很少坐满人，一些街道上也充斥着政治宣传的噪音。到处都是喇叭。每当长长的客车离开火车站，就响起响亮的军乐。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了—个有趣的数字——中国有超过 600 万个喇叭。

在街道上，长长的横幅和彩色的海报谴责着“美帝国主义”。有一次我到剧院观看表演，表演被终止，然后一个官员登台，用响亮热情的声音谴责“人民的敌人”，我的翻译这样告诉我。离开中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了我的一些想法：“这可能是最彻底的一次重塑社会结构、重塑每一个公民思想行为的举动。”最后，我的这段观察被收在了我的一系列火车纪行的书里。该书记录我从香港开始到荷兰结束的行程，1968 年于墨尔本、伦敦和纽约出版，即《跨越红色世界》(Across a Red World)，因为我曾连访五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蒙古、苏联、波兰和东德。当时正值冷战，核国家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

当时的中国与世隔绝，唯一忠实的同盟是阿尔巴尼亚——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住在北京的外国人里最多的可能也是阿尔巴尼亚人。苏联当时刚与中国断绝同盟关

系，可怜了那些不畏麻烦努力学习俄语的中国人，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俄语了。

当时中国的经济落后。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都是艰苦的体力活儿。田地里极少见到拖拉机，铁路上清一色是蒸汽火车。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当时我想，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中国是不会进步多少了，但而今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经济强国，这是20世纪末最大的一个奇观——也是世界所经历的最卓越的时期。

杰弗里·布莱内

墨尔本

目 录

前 言		i
我的中国之旅		v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灿如旭日	3
第二章	黑麦啤酒和香水	25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暴风骤雨	43
第四章	战争之最	63
第五章	彼得格勒闹起义 巴黎谈和平	83
第六章	乌托邦和噩梦	101
第七章	老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	119
第八章	突飞猛进	131

第九章	敲响意大利爱国强音的鼓手	153
第十章	全球经济大萧条	165
第十一章	希特勒渐成气候	179
第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
第十三章	从珍珠港到柏林沦陷	219
第十四章	超级秘密武器	241

第三部分

第十五章	铁幕落下	253
第十六章	燃烧的矛，转向之风	273
第十七章	以色列和埃及	297
第十八章	复仇的船只	313
第十九章	爆炸的岛屿和幽玄的帆船	329
第二十章	登上珠穆朗玛峰	341

第二十一章	厨师和医生	361
第二十二章	摆动的跷跷板	375
第二十三章	雷电交加的莫斯科和华沙	397
第二十四章	摇摇欲坠的柏林墙	413
第二十五章	城市、体育和语言	435
第二十六章	新月再次闪耀	453
第二十七章	回顾 20 世纪	467
	延伸阅读	475
	译名对照表	477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灿如旭日

20 世纪灿如旭日，横空出世。它承载着人类前所未有的希冀。19 世纪成果如此丰硕，人们有理由期待，自此以后，世界将一帆风顺，少灾少难。

襁褓中的 20 世纪，为欧洲人带来无数希望，不论他们身在家乡还是遥远的殖民地。欧洲人民前所未有地迫切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十岁童工在农场和作坊里终日劳作的情况也不再寻常。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饥荒越来越少，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尽管在举国欢庆的场合，仍可见大型陆海军游行过街，但是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事已逐渐减少。民主正在蔓延，自由亦在传播。然而，这些美好的前景大多只属于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似乎尚未降临至非洲、亚洲以及遥远的太平洋岛屿。